

王焱 編

日本漢文學百家集

267



YSP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王焱 主編

日本漢文學百家集
267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二六七册

拙堂文集 卷四至卷六 齋藤正謙 著 明治十四年

.....
一

拙堂文集

中内淳編

四

拙堂文集卷之四

齋藤正謙有終著

門人

中內惇編次

策不首

養才策

始亂幸用留人才爲急。故國風歌兔置。小雅美菁莪。子游宰武城。先問得人。仲弓宰季氏。首舉賢才。至夫張耳。厠役之俊。謝玄履屐之才。並稱於前史。乃知才俊之士。有益於邦。有用於家。無論大小也。是以古今人主。孰不欲得才而養之。而其小者。猶且不能獲焉。况其大者乎。於是乎有無才之歎。以爲古今人不相及。豈不厚誣天下之士乎。夫今

之天下。乃古之天下也。日月星辰之運。草木鳥獸之殖。今未異於古。至於人材。何獨不然。求而養之。人材固有焉。唯其求之之術不盡。養之之策不至。雖有賢不得自顯。雖有才不得自効。是以泯泯也已。然則求之有何術。養之有何策。曰。是無妙術。無竒策。唯好之愛之。則不求而賢至矣。不養而才出矣。况於求之養之乎。古之人主。好賢愛才。莫若大舜。既已舉八元八愷。又任五臣。治於天下。繼之成湯之伊尹。武丁之傅說。以至周初之十亂。漢初之三傑。雲臺之二十八將。登瀛之十八學士。或得之於夢卜。或舉之於羈旅。或擢之於卒伍。奴隸之間。一時茅茹而進。物聚於其所。

好所愛。固其理也。蓋人主養才。猶父母養子。父母之養子。心誠愛之。故呱呱之啼。知其所苦。蠢蠢之動。知其所欲。鞠之鬻之。閔閔焉望其長育。既育既長。乃擇師傅教之。家有笞杖。學有榎楚。務納之於善。而後子得成立焉。蓋其愛之深。故慮之周也。父母之於子。孰不然。唯慈母溺舐犢之愛。往往有敗子。君子不取焉。是故才不可不養。亦不可徒養。不可不愛。亦不可徒愛。且父母之於子。無所不愛。尤愛其賢者。人主之於臣。無所不養。尤養其才者。然至登之高位。授之大任。必先歷試之於諸難。如堯之於舜。舜之於禹。是也。然此皆以聖遇聖。固當然也。若夫黃石公之倨傲鮮腆。

所以成子房之才。漢高祖之踞洗謾罵。所以鼓鑄英布酈
生。齊神武欲用慕容紹宗。唐文皇欲用李世勣。皆先黜退
之。明太祖高解縉之才。不肯遽用。曰。進學十年。大用未晚
也。喜方孝孺之端莊。亦不肯遽用。曰。當老其才。是皆英雄
駕御之方。與聖賢以誠接物之道相背馳。然其能養成
人才。而用之也可觀矣。昏闇之主則不然。遽聽人言而進之。
遽信讒說而退之。進之欲加諸膝。退之如擠諸壑。是以才
俊之士。不肯爲之用。甚者不北走胡。則南走越。如漢之中
行說。宋之張元。及我大江廣元者。史不絕書。嗚呼。色之美
者。爲衆女所妬。才之美者。爲衆士所嫉。俊傑之士。廉幹之

吏。往往不容於世。人主而不愛之。誰又愛之耶。馬之駿者。或有泛駕之患。士之俊者。或有違俗之累。人主或一用之。憚其跲弛。舉而棄之。未嘗矯揉入之於規矩。烏得成其才。適其用哉。但人主之好色愛馬則多矣。遇其美者。排讒妬而採納之。遇其駿者。嚴銜勒而駕馭之。是以姬姜不闕於下陳。馱馱不乏於上廐。至於賢才獨不然。故臣以爲養才無竒策。無妙術。必也好德如好色。愛才如愛馬。則士之賢者才者彬彬然出矣。

禁游食策

方今太平日久。生齒蕃息。諸國戶口之數。蓋倍蓰於偃武

之初。但食之者日衆。生之者日寡。農民之數。較之百餘年前。或不相及焉。於是田畝多荒。邑里蕭條。民先不足。而君亦不足矣。議者乃欲驅游食之徒。還之於平民。以爲當今游惰之最者。莫若僧尼。其次娼妓。其次乞丐。其他諸色閒民。不暇枚舉。此皆以丁壯之身。不耕而食。不織而衣。病民而蠹國。莫此爲甚。宜嚴禁而痛懲之。復緇徒爲白丁。落妓籍爲紅女。錄溝中之瘠爲墮卒。其他閒民。各授之職。而後可矣。或舉用其言。變每出於意外。事格而不行。或少行。亦不久而復。依然如舊。是其意非不美。其言非不當。唯不揣其本。而齊其末。不尋其始。而要其終。違人情而乘時勢。故

雖百舉而百不行也。愚今嘗試揣其本。尋其始。而備論之。彼諸色游民。其始皆平民也。其爲僧爲尼。猶不盡出於情願。况爲娼妓爲乞丐乎。且彼輩亦孰無父母。父母之於子。男也願其有室。女也願其有家。無貴賤皆然而髡之爲僧爲尼。豈其所願哉。方其度子。口誦佛說。謂一子出家。九族生天。其心則不然。戀戀不忍割膝下之愛。爲僧爲尼。猶然矧賣之爲娼妓。棄之爲乞丐。豈其所欲哉。夫爲子者不欲也。爲父母者不欲也。然而民家之子爲僧尼。爲娼妓。爲乞丐。爲諸色閑民者。歲多一歲。其故不可不察焉。愚觀當今小民之產。大抵一家耕十石之田。其稅亦大率什四。加之

有戶稅。有繇役。及其他雜課。有增而無減。又費米四五石。若五六石。所餘不能半。至於佃戶。又納稅田主。所獲之米。或盡輸之。所餘無幾。僅私其秕糠。及冬春所獲菜蔬大小。麥以爲食。一遇水旱飢饉。稅食皆闕。剋心補眼。以自救。豪猾姦民乘之。以倍息貸錢穀。以低價買豪腴。遂兼併之。使民之父母妻子不得相保。於是乎度其子爲僧。賣其女爲娼。猶且不足。竟鬻其田宅。去之都會。此輩輒爲游手閒民。甚者爲行乞。爲流丐。不得歸鄉里。或歸來。亦居無家。耕無田。復散之四方。是所以農民日減。而游民日增。其罪自有。所歸也。豈獨爲僧爲尼。爲娼妓。爲乞丐者之罪哉。但僧尼

之妖言惑俗。娼妓之冶容誨淫。乞丐之狡黠貪錢。誠有可惡者。是議者所欲嚴禁痛懲焉。然使此輩處鄉里爲平民。直道而行。必不至於此。至於此者。抑誰罪耶。曾子曰。上失其道。民散久矣。苟得其情。則哀矜而勿喜。是本爲罪人言。亦當爲今日游民言也。蓋今日游民之夥。其情有可哀矜者。爲司牧者。唯知罪已。而勿罪人可矣。苟知罪已。則不可不求之於古之道也。古之養民。制其田里。教之樹畜。薄取而厚積。不幸遇水旱飢饉。發倉廩賑之。使民仰足以事父母。俯足以養妻子。於是政教行而風俗美。民樂其業。不見異物而遷矣。孰復去爲游民也耶。今也諸國用度告匱。什

才
卷之四
四之稅。不可遽減。然國役村役以下。猶有可減者。爲司牧者。存痾瘵之意。以體恤之。除橫斂而省雜課。鋤豪猾而遏兼併。水旱飢饉。先事備之。積逋累欠。設法蠲之。陂池溝渠。觀宜修之。民產於是乎立矣。務本抑末。示勤儉。戒侈惰。治荒田。懇閒地。課樹藝。廣游牧。弛澤梁之禁。通山川之利。使地無遺利。民無餘力。民生於是乎厚矣。禁戲劇。懲賭博。止販賣。拒譸張。使民不見異物。不聞異事。民志於是乎定矣。果能如此。見在之民。不復願其外也。然後復度牒以限僧尼。立院籍以減娼妓。檢戶帳以招流亡。本末兼治。內外俱舉。則農民漸增。田畝漸治。而游民去其大半矣。黃霸云。治

道去秦甚。今日游民去其半則可矣。何必盡去之。且今日游民勢不可盡去。何也。周官有游移執事之閒民。管仲治齊。有女閭三百。孟子之書。有不屑噉爾之乞人。此數種之民。雖上世所不免。況今日乎。古者有冢人墓大夫。掌葬埋窀穸。守冢墓塋域。今則無之。唯以佛寺爲塋域。以僧徒爲看守。百家若干戶。任之於一寺。爲簡且便。何必紛紛然復冢人墓大夫屬耶。古者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養。今則無之。或有之。亦不能徧也。唯有佛寺。可以投托。爲僧徒。可以衣食。陳眉公曰。爲大養濟院。洵爲通達之見。何必紛紛然開濟局。置病坊耶。故壯夫丁女。能耕能織者。還之於南畝。

弱夫織女不能耕不能織者姑留之爲閒民亦不甚害事也。愚策如是。陳之於周行。或以爲曠日彌久。或以爲不痛快。嗚呼。積年之疾。非一朝可除。非快意可治。蓋疾有可攻者。有可補者。今不辨其症。一切欲以攻擊取之。如魏太武唐武宗之於浮屠可耶。夫彼之熾盛。譬如燎原之火。不可嚮邇。或奮臂欲撲滅之。愈撲愈熾。身亦不免也。不若芟艸斫茅。以絕火道。艸茅盡而火自熄矣。太武武宗不知此術。憤然出力。毀佛寺。驅僧徒。以快一時之意。纔沒其齒。而復如故。一毀一復。徒費力耳。不止費力也。或損國之元氣。無益而有害矣。諺云。疾行無善跡。是之謂也。今愚之所陳。誠